

2026年
台北國際扶輪年會

國際扶輪社長演講詞

阿瑞佐 Francesco Arezzo

2026 年 6 月 14 日



親愛的朋友、親愛的扶輪大家庭，能在台北與大家齊聚一堂，真是太棒了。

我知道台灣的扶輪社員已經耐心等待，慷慨付出，籌備多年，就是為了迎接全球扶輪世界來到台北。而現在，我們終於來到了這裡，來到這座美麗的全新體育館。5 年前，這座體育館甚至還不存在。每當有訪客來到台北，你們似乎總有全新的亮點可以展現。

而且，如果你們是在 2021 年舉辦這場國際年會的話，你們的社長就不會是我了。不過，我有一個更好的消息要告訴大家：你們完全沒有錯過 2021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豪格·柯納克 (Holger Knaack) 的演說，因為他將在週

二上午發表談話。所以，我期待到時候能看到你們每一個人重返這個會場。

對台灣的每一個人，我要由衷地說一聲：謝謝！

謝謝台灣的人民、謝謝我們在台北的東主們、謝謝地主籌備委員會，以及每一位努力多年、將扶輪世界迎接到這座美麗城市的扶輪社員。

同時，我也想向國際獅子會總會長——來自印度加爾各答的辛格 (A.P. Singh) 先生，致以最熱烈的扶輪式歡迎，感謝他今天蒞臨我們的年會現場。

各位朋友，當我今年展開國際扶輪社長職

務時，老實說，我內心其實有點緊張。這個重任來得非常突然，而且沒有人能對此做好充足的準備。

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作為一名扶輪社員，我其實已經準備好了。我曾服務於我的扶輪社、我的地區、我的地帶，並曾任職於理事會。我親眼見證過，當一群心懷善意的人下定決心要在人生中做出些有益的貢獻時——他們真的能付諸實現。

因此，我帶著緊張的心情——但同時也帶著無比的信任——展開這一個任期。今天，與你們一同站在這裡，我可以自豪地宣布，今年是成功的一年。這並非歸功於某一個人，也不是因為某個辦公室的努力，而是因為我們是一個團隊。

我們理事會是一個團隊；是與扶輪基金會主席柯納克一起的團隊；是與我們全體辦事員同心協力的團隊；也是與全球各地的總監及扶輪領導人共同努力的團隊，他們促進社員發展、支持扶輪基金會，並帶著滿腔的活力與堅定信念來傳播扶輪的訊息。

我特別想感謝今年的全體地區總監，尤其要向義大利的總監們致以我最誠摯的問候。

我與我的特助約翰 John 是一個團隊，他陪我走過無數的旅程、無數個機場，共同面對了無數個意料之外——有些意外很美麗、有些很艱難，而有些則非常有趣。

我與我妻子安娜 Anna 是一個團隊，她的愛與陪伴對我而言意義非凡，遠超越我站在這座舞台上所能言喻。

而最重要的一點，我與我在全球各地邂逅的扶輪社員也是一個團隊——這正是今年最美好的篇章。

無論我走到哪裡，我都能感受到相同的精神。雖然語言不同、飲食迥異、迎接賓客的方式也各有千秋，但那扶輪心意始終如一。

在印度清奈 (Chennai)，50 名扶青社員在凌晨 5 點趕到機場迎接我，每個人臉上都戴著印有我面孔的面具。我並非建議將此舉推廣為全球扶輪的通例，但我承認，這確實讓我感到

非常開心。

在韓國，我試著對自己的生日保密，但顯然沒有成功。我被換上了韓國君王的傳統服飾，被抬著進入一座高達 5,000 人的會場，大家在一個直徑 8 公尺、上面貼滿我臉部照片的大氣球下，用韓語對我齊聲高唱「生日快樂」。這一切都在提醒著我們：扶輪社員之間都藏不住秘密。

在奈及利亞，我與英卡社長在一趟與總監同行的火車旅程中，與熱情的接待東主們一同擊鼓歡慶。

在烏干達，我參訪前社長約翰·澤恩 (John Germ) 協助創立的血庫。在衣索比亞，我見到正在等待心臟手術的孩童，他們的生命完全取決於援助能否及時趕到。

這些絕不僅僅是回憶。它們時刻提醒著我，扶輪是搭在肩膀上的一隻溫暖之手，是及時獲得救助的孩童。扶輪，是能發揮用處的珍貴友誼。

我剛上任時確立了三大優先事項：社員發展、推動和平，以及根除小兒麻痺。在社員發展方面，在歷經多年的下滑後，我們今年似乎正以微幅的成長迎來尾聲。這意味著我們的訊息依然深得人心。

在和平方面，我們在印度浦那 (Pune) 啟用了一座全新的扶輪和平中心，在舊金山慶祝聯合國成立 80 週年，並且在我造訪的幾乎每一個國家中，都親手種植橄欖樹並立起和平柱。有人說這些都僅僅是象徵，但締造和平絕非僅靠象徵及外交手段就能成事。只有當社區變得更健康、受到更好的教育、更穩定且更充滿希望時，和平才會真正降臨。

我很高興扶輪正將「締造和平」納入我們所做的每一項志業中。我們常說，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有助於締造和平；而現在，我們將親自向世人證明，我們的服務專案是如何為持恆的和平創造先決條件。

而在小兒麻痺方面——今年無疑是艱難的一年。資金籌措變得更加不易，各國政府也面臨著全新的多重壓力。然而，我們在根除小兒

麻痺上的努力，絕不會因為這個世界聽膩了相關呼籲而消逝。我們必須信守我們對全世界孩童的承諾。

在我就任社長後的前幾次行程中，我親自前往巴基斯坦，用自己的雙眼見證根除小兒麻痺的工作。在伊斯蘭馬巴德 (Islamabad)，我參訪國家緊急行動中心。沿著樓梯拾級而上時，我注意到牆上懸掛的照片。他們是在短短 10 年的時間裡，為了給孩子送去兩滴疫苗而獻出寶貴生命的接種人員、志工，以及保安人員。光是那一處樓梯間，就刻著 68 個名字。單是在巴基斯坦，犧牲的總人數就超過 365 人；放眼全球，這個數字更是逼近 1,500 人。

在那趟行程的後期，我們在拉瓦爾品第 (Rawalpindi) 協助完一場疫苗接種後，孩子們興奮地奔向一棵大樹，準備合影留念。只有一個小女孩例外，她大概三歲，用雙手緩慢地在地上拖行著自己的身體，努力想加入隊伍。她抬頭看著我，臉上依然帶著燦爛的微笑。她已經因為小兒麻痺而癱瘓。

在那一瞬間，所有的統計數據在我的腦海中瞬間消失。我忍不住想：如果我們能早點找到她該有多好。如果我們能及時趕到她身邊該有多好。她的人生將會完全不同。那個小女孩，正是我們絕對不能停下腳步的理由。我們必須走完最後一哩路，因為下一個孩子還在苦苦等待；我們必須走完最後一哩路，因為那些犧牲之接種人員的付出，才能有完整的意義。我們一定會成功完成這項志業——因為這是我們這個組織數十年來最宏遠的夢想。

今年我一直在思索兩部關於夢想的經典電影。

在電影《日正當中》(High Noon) 裡，一位名叫威爾·凱恩 (Will Kane) 的警長原本可以選擇離開小鎮，但他留下來。他留下來獨自面對一群企圖接管小鎮的惡徒。他挨家挨戶地去請求鄰居與他並肩作戰，他談論著法律、責任以及這座小鎮對自身應有的擔當。然而，人們卻一個接一個地拒絕他。到了正午時分，警長獨自一人走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。那是一個

不願為自己挺身而出的社區。

而在《豪勇七蛟龍》(The Magnificent Seven) 中——以及這部電影的靈感來源，黑澤明的經典電影《七武士》(Seven Samurai)——一座遭受土匪襲擊的村莊發出求救訊號，隨後迎來了 7 位陌生人。這 7 個人並沒有單靠自己的力量去拯救村莊，而是與村民站在一起並訓練他們。他們的領袖為村民編織了一個夢想——他們可以自主團結起來，拯救自己的社區。當土匪再次來襲時，農民挺身戰鬥。因為有人堅定地站在他們身邊，更因為他們深信著同一個夢想。

夥伴們，這正是扶輪的縮影。

我們絕不是威爾·凱恩，孤身一人留在大街上。我們來到社區，並肩合作，協助社區去發掘自身所能做到的事。然後，我們繼續走向下一個村落、守護下一個孩子、追逐下一個夢想。

扶輪需要夢想。這絕非用以逃避現實，而是一股推動人們付諸行動的力量，讓人們即便身處最艱難的時刻，依然能堅守希望。

這一年徹底改變了我。剛開始時，我心中充滿不確定。正如扶輪世界的每一個人一樣，我為我們摯友尹商求的驟逝感到無比沉痛，他是一位偉大的領袖，更是一位極其優秀的人，我們都深深懷念著他。

在這短短一年裡，我結交的新朋友比所能想像的還要更多。因此，我將帶著滿腔的感恩為這一任期畫下句點。感恩這份深厚的友誼、感恩無私的服務，更感恩這份能親眼見證扶輪在世界每一個角落工作的至高榮幸。

因此，在這場年會揭開序幕之際，請盡情享受這座城市以及這座充滿魅力的島嶼。享受這場甘霖、享受這份友誼、享受精彩的演講。讓我們歡慶過去的成就，並共同夢想扶輪未來所能鑄造的偉業。

祝大家擁有一場精彩絕倫的年會。

台灣扶輪月刊 譯 2026/6/17 (未經國際扶輪審查)，資料來源：國際扶輪 c26-speech-arezzo-en，轉載請註明出處。